




崇祯本

《金瓶梅》

研究



文物出版社



崇禎本《金瓶梅》

楊彬 著

文 物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孙 霞  
责任印刷：张道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本《金瓶梅》研究 / 杨彬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10 - 3289 - 1

I. ①崇… II. ①杨… III. ①金瓶梅 - 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092 号

## 崇祯本《金瓶梅》研究

杨彬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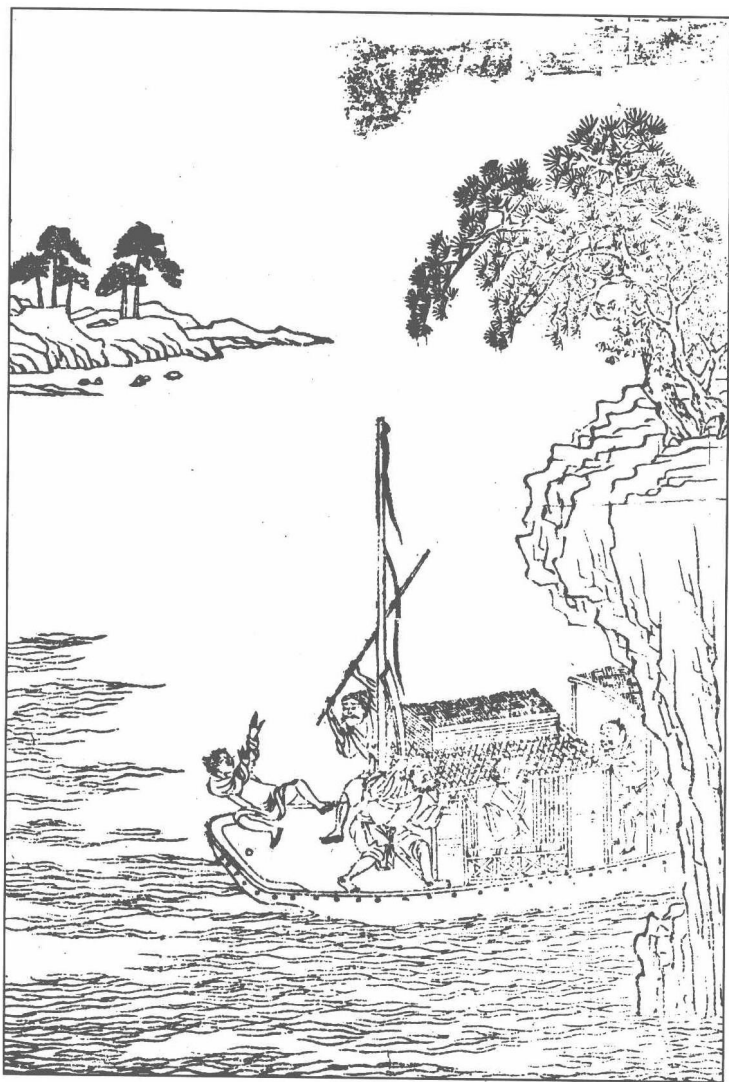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010 - 3289 - 1 定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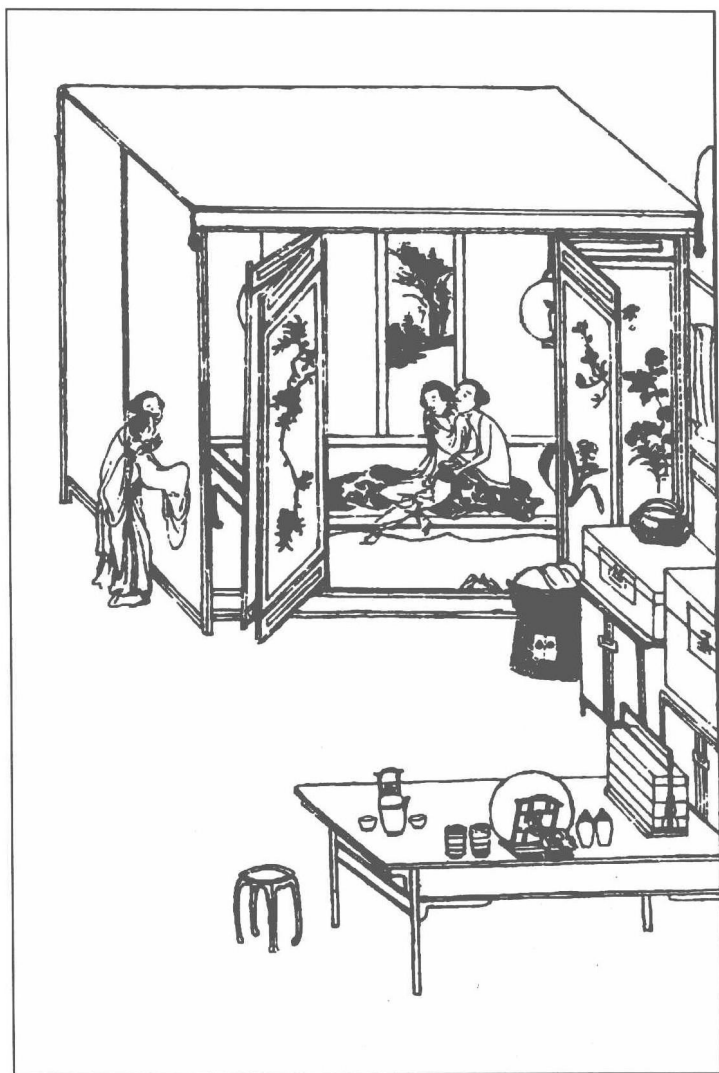
图一 王氏本第一回插图



图二（上甲）



图三 天津本第四十七回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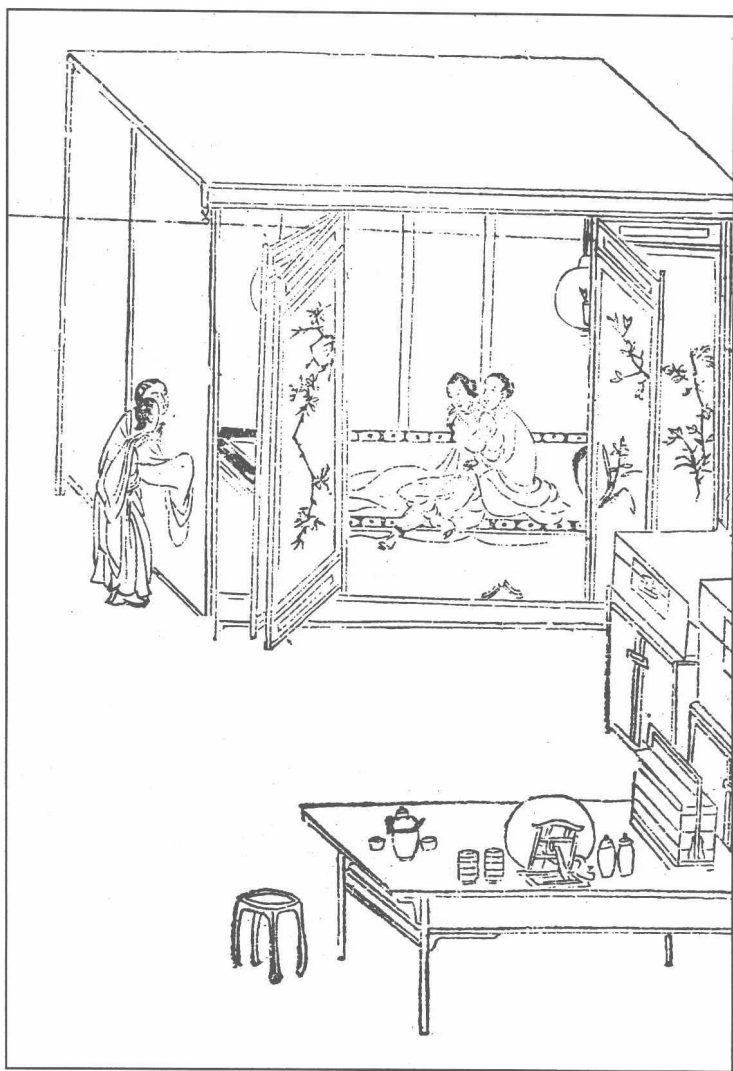


图四 王氏本第九十七回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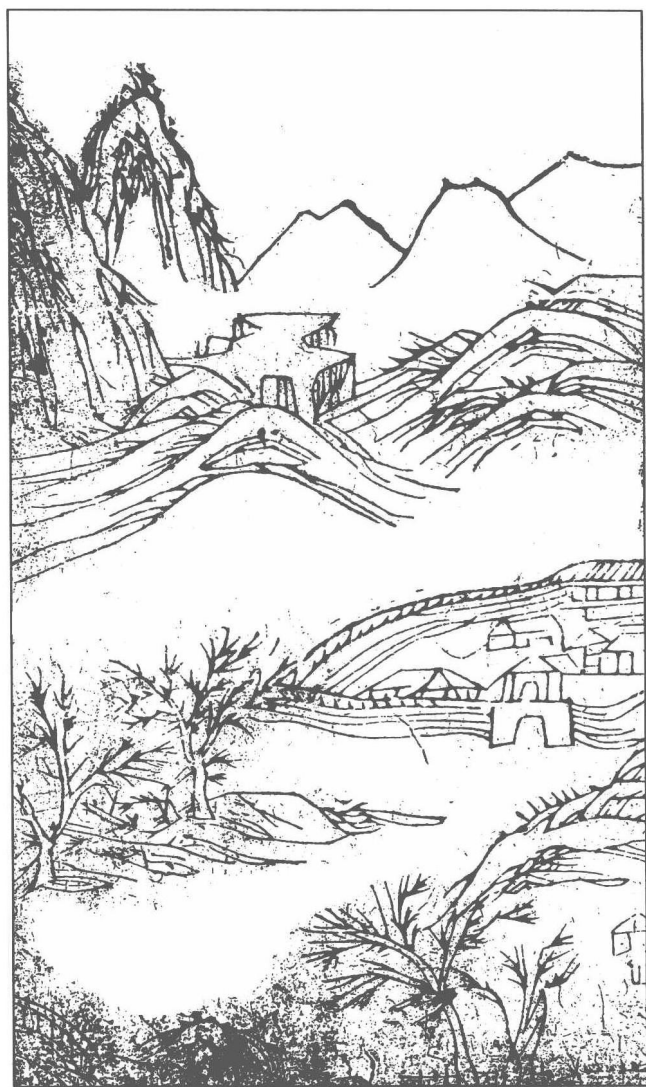


图五 北大本第九十七回插图





图六 上乙本第九十七回插图



图七 首图本第八十一回插图



图八 王氏本第八十一回插图

## 序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书稿早在十年前就基本完成了。2000年，在山东五莲举办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期间杨彬弟陪我一起与会。当时他正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博士论文，我就建议他做这个《金瓶梅》的崇祯本研究。我之所以请他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觉得崇祯本不但在《金瓶梅》的演变史、传播史上关系重大，而且其修改及评点等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也很有价值，但学界对它的关注比之词话本、张评本明显较少。虽然，现代的学者郑振铎、鸟居久晴、韩南等名家在有关论文中都注意到了它，且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与梳理，但还是缺少专门的研究。我从1983年发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起，陆续写过几篇专论，但所见甚狭，所论亦浅，所以很希望有人能作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杨彬弟接受了这一课题之后，就从文献与评点两个层面上展开，翻阅了当时他能看到的所有材料，经过了缜密的思考之后，写下了洋洋洒洒的这篇论文。现在看来，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两者相比，他在文献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在文献工作中，所论各本形态的不同与问世的先后，比之探求原本的卷数等更显工夫。至于他对崇祯本评点的研究，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对于在心学影响下“尊情”论的辨析多有创见，对于接受问题的探讨也有新意。这些我想每一位读者阅后都会感受得到，因此也会得到同道们的欢迎。在这里，我想特别要说的是一般读者可能不易感觉到的一点，即他如何对待我——他的指导教师的观点的。老实说，他所论的这些问题，多数在我的论文中或多或少地已经论及，有的还谈得比较详细的，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态度是比较可取的：首先是认真地阅读与研究了我的文章

与观点，然后经过了独立的辨析与思考之后，作出自己的结论，或肯定，或纠偏，或补充，或发展。比如，我在研究各崇祯本的先后次序时，强调的是王(孝慈)氏藏二字行眉批本为最早，四字行、三字行眉批本均为后出。而他与我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认为“王氏本同样不是祖本(有可能是某些版本的底本，尤其插图。天津本与上乙本则是其“直系”，固无疑问)，而也是抄刻了某种四字行或混合格的本子(详后)。”其理由主要是：

现存的本子中，由二字行改为三字行或四字行的痕迹，只是在其他行格的本子中偶有留存(参第四节)，并不是非常显眼，相反的改动却痕迹宛然：……。如果我们不把这一现象(眉批的大量刊落)看做是偶然的，并且假设它们的眉批是由四字行改为二字行的，就可更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改动后每一眉批的行数势必增加，当两处眉批相隔太近的话，它们就不可能同时相容于一处天头之上，这在技术上自然就困难得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二字行本对眉批的大量刊落和改为三字行或四字行，就情有可原了。或许，这正是它们保存的眉批数量极少，并且行格混乱的原因所在。因此，诸崇祯本的祖本眉批为四字行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现在看来，他的与我相反的推理也有其可能性，在没有找到实证之前，不妨可以各存其说。更何妨也有一些学者也是与他的观点相近的。其他如在有关“‘情’、‘色’、‘才’合一论”、“‘情’、‘淫’之辨”等方面，都比我原来笼而统之地提了一下深入得多，可以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当然，他的这些观点是否合理，自可讨论，但就其精神来说，既尊重老师，又不盲从老师，在承传老师的观点的基础上，独立地思考，自由地表述，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与这种精神相反的，有的学生对老师的文章与观点不了解，

不阅读，不研究，道听途说到一些东西来东拚西凑，稀里糊涂地还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一条道，甚至正在与老师大唱反调，这就哪里谈得上“师承”两字，哪里能建设学术的流派呢？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在回答考试时如何答卷时说：你们可以发表与我不同的见解，但是首先要将我的观点讲清楚。这是很有道理的，否则你就用不着向老师学习了。但是，这决不是要学生对老师的一套亦步亦趋。我非常鼓励学生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言之成理的不同见解，我讨厌一些学生将老师的话当作圣旨。有时，我们会看到一篇论文的开头即说老师教导我们怎么怎么，整篇论文都是老师观点的诠释，甚至成批成批学生的论文都是一次又一次地诠释如此这般的观点。这样，似乎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但是，这一来，自我何在？创新何在？发展又何望？总之，我赞赏的是尊师与有我相结合，承传与创新相统一，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是我重读这部书稿后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想借此机会，还是要说一点各崇祯本的关系及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关系问题。其动因是感谢周文业先生的启发。周先生在做规模宏大的古代小说数字化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字行眉批的内阁本、东大本第 59 回第 42 页结束时漏掉了北大本中有的正反两页多共 1016 字。经周先生的提醒后，我打开于 1986 年从东京大学复印来的本子一看，发现我当年在为浙江古籍出版社校订出版内阁文库本时，就在第 42 页结束处写上校记：“此下缺。”可是，到前几年与梅节先生讨论二字行本与内阁本的关系时，记不得有这样一条材料了。现经周先生的指点，觉得这在讨论内阁本是不是“正头香主”时十分重要。这段阙文十分蹊跷。从内阁本看，第 42 页结束处“那消到日西时分”与第 43 页开头“是二十三日”紧密相接，但“那消到日西时分”在北大本（眉批二字行本第 59 回未见，二字行本与四字行

北大本的正文略同)中是处于第 14 页反面倒数第 2 行的第四个字起,既不在一页之末,也不在一行之尾。同样,“是二十三日句”是在北大本的第 16 页的正面第 7 行的第 11 个字起,既不是一页开头,也不在一行之首。这一整段阙文的前后也没有相互类似、容易引起混淆的字句。这就不是一般常见的刊刻过程中所犯的漏页、缺行的错误,似乎是刻工的有意跳刻。这一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内阁本是一种后出的、刊刻不认真的本子。假如它是“正头香主”的话,如何解释它漏刻的这 1016 个字,在北大藏本等四字行本中不缺呢?

由于这一问题,使我进一步就第 59 回考察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关系。梅节先生曾为校勘词话本化出了巨大的精力,所写的 50 万字的“校读记”,发明甚多,其功至伟。就第 59 回而言,涉及到崇祯本与词话本关系的校记就多达 60 余条。这些校记基本上都是指出崇祯本的个别文字优于词话本。这在我们一般常人的逻辑来考虑,当为后出的崇祯本将先有的词话本中表达得不太正确或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的地方改得更为准确与合理,可以看作是词话本与崇祯本是“父子关系”的证据。这一推理的逻辑是:认为后出的一般会将原来坏(这里的“坏”是指不成熟、不妥当、不确切等)的改成好的。当然,也有人的思惟是相反的,认为后出的会将原来好的改成坏的,认为词话本与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说散本”(我认为所谓“说散本”就只能是实际存在的崇祯本)是“兄弟关系”,是将好的改坏了。当然,仅从推理来看,后出的将坏的改成好的与将好的改成坏的,都有一种可能性。不过从常理来考虑,假如有个别或少数的将好的改成坏的,不是没有可能,但假如将这种现象普遍化了,就有点违反常理了。一般的修改,总是会将坏的改成好的。现在,我们不妨再借助周文业先生所做的将三种《金瓶梅》(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经数字化后的全文比较,可以看到更多的梅校记中所未曾出校的词话本与崇祯本的不同之

处。由于不同之处太多，这里就分四类略举第 59 回中的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类是：词话本中的一些佛经故事、山坡羊等韵语被崇祯本删去了。这一现象，实际上早在郑振铎时代就指出了，如今将一些具体的例句引述出来，或许对词话本与崇祯本关系的认识是有些好处的，如：

词话本	崇祯本
<p>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家債主，託出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拋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p>	<p>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呪》，勸他：“休要哭了。</p> <p>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家債主。</p> <p>《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p> <p>生 產 孩 兒 三 遍 俱不過兩歲而 亡 婦人</p>



過兩歲，又以身亡。母口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已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為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  
 要見這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為。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為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是你兒女。

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來，拍了桌子，由不的又哭了。

悲 啼 不  
 已抱兒 江 邊  
 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 僧。  
 謂此婦人曰： 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 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 你若不信，我教你看。  
 將手  
 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 汝曾殺我來，我 特來報冤。今因 汝 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為冤。 道畢，遂沉水中不見。  
 不該我貧僧說， 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為 你 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 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 是你兒女。

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 想將 起來，拍了桌 子， 又哭個